

瓜地里 有间茅庵庵

●杨晓兰

不管看住看不住,有没有必要,过去的瓜地畔一定要搭一间茅庵庵房,这是对瓜的起码尊重。

瓜房虽然简陋粗糙,但一定是大野地的显眼包。就原始功能讲,瓜房相当于掩体或者谷地里那个稻草人,偷瓜的吃不准里边有没有人,就不敢轻举妄动。瓜房还是看瓜人的家,因为种瓜费时费力,从种到收,人不离地,地不离人,人和瓜摆在一起,没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不行。

瓜房也有简易和豪华之分,简易的搭一个人字架,砍些胳膊粗细的杨树棒子,斜着插进土里,上边的枝杈又交叉织在一起绑起来,两边披撒着苔些柴草,主体就算完工。棚里的泥地踩实了,铺上一层半砖头,砖头上再铺一层莜麦秸,莜麦秸上再铺两个尿素袋子,既当地,又当炕。出口既是门又是窗,吊一个尿素袋子做帘子,袋子里装些土拽着,倒也严实。

豪华的瓜房前高后低一出水儿,有门有窗,有灶有炕。材料要用到石头、土基、木头,现砍的青皮杨树棒子,椽是椽樑是樑柱是柱,还要动泥工,要盘炕,要垒灶,要用麦糠菜泥抹顶抹墙。这样的瓜房结实耐用,几年都不坏。地里劳作的乡亲,赶路的外乡人,遇到老天爷突然变脸,也可以躲到瓜房里避雨避风雪。

我们村里联产承包的第二年,我父亲和村里地块相邻的人家约定种瓜,瓜地就选定在离村不远,全村人公认的头等地。头等地,也是农业社时候各小队轮番种瓜的区域,沙壤土,山水下来可以漫灌,在我们这个靠天吃饭的地方来说可谓得天独厚。种出来的香瓜迎风香十里,西瓜一律沙瓤,吃一口赛过喝蜜。

确定种瓜以后,我父亲就开始琢磨盖瓜房的事情了。他把种瓜、盖瓜房的事情看得很重要。我父亲种瓜是一把好手,但在修修盖盖这方面毫无天赋,自家院子里的小房盖得各自为政了,高低错落,很不体面。但就他那点水平全力以赴盖出来的瓜房居然是瓜房里的顶流。在我看来,大野地里盖这么一间小房,那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里的大别墅。当然,以我当年十来岁的见识,别

说是见了,就是听都没听说过什么世外桃源大别墅之类的文词儿。这个安扎在野地里,可以任由我们胡作非为,而不被大人干扰的“家”可真是让人兴奋。

瓜地里种四种瓜,甜瓜、香瓜、西瓜、倭瓜,如果瓜苗没有长出来,就补种萝卜,或者豆角,或者找一排葱,因此,瓜园也是菜园。甜瓜不怎么甜,这个甜是寡淡的意思,我们这里管饭菜里咸味不足也叫“甜”。甜瓜寡淡归寡淡,口感却清爽,赶在别的瓜果之前成熟,也算抢了先。倭瓜也叫面葫芦,蒸着吃,烩豆角烩山药,或者三种一起烩,糊糊的,比水唧唧的烩白菜好吃。这四种瓜,就各自的地位而言,甜瓜是开场大戏,倭瓜是捎带,香瓜、西瓜是大头儿。

甜瓜一开园,暑假也就来了。潦潦草草地糊弄完期末考试,领了那本薄薄的暑假作业,想想即将到来的漫长假期,那份开心、那份富足就像是装满了两裤兜银元。

接下来,以看瓜的名义,可以一整天不着家,名正言顺地躲在瓜地里,躲开大人的指派和唠叨,由着性子野。既然决定在这间茅庵庵房里安营扎寨,短不了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布置一番。首先,瓜房炕上要铺一张席子。当然,没有谁家舍得拿一张好端端的席子往瓜房里铺,只能找烂席片对付着铺。麦糠泥抹过的炕上铺上人字纹的席子,席子上覆一张熟过的狗皮,这铺炕堪称完美。阴雨天,立秋后的傍晚,瓜房里需烧一灶柴火烘一烘寒湿之气,火焰顺炕洞子蹿一阵,便逼退了潮气寒气。炕脚也点艾草搓的绳子,拧得紧紧的,干透了艾草绳很耐烧,忽忽忽忽的闪着一点点头,悠悠地冒一股细弱的烟,老和上人定一般很有耐心地燃着,蚊子之类的小虫先还跃跃欲试等它燃罢,等着等着绝望了,远远地飞走了。下雨天,坐在瓜房热炕上,透过格栅看雨雾迷离,听雨,雨滴打在瓜房顶覆盖的塑料布上砰砰砰,打在瓜叶上沙沙沙,玉米叶子在风雨中哗啦啦……野地里被小瓜房庇护,踏实而安逸。

瓜地里不仅吃瓜自由,而且吃的是自落把的蔓上熟。看瓜的孩子是吃瓜的能手,更是相瓜的伯乐。香瓜一看二

闻基本搞定;选西瓜听声音,拍一拍,弹一弹,煞有介事。要是偶尔打开一个不太甜不太沙的,直接扔到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了。

瓜房生火的时候,火焰总是引诱着我们这伙馋嘴的孩子,弄点什么烧着吃,至于吃什么,完全取决于季节,豌豆、毛豆连着半干的蔓子一起烧,烧豆燃豆荚,豆荚燃尽,扒拉扒拉,从灰堆里往外掏烧豆,不管是烧糊了还是半生不熟,一律好吃。山药蛋玉米棒埋在热灰里,隔一阵儿扒拉开晾一回,热乎气都晾没了,多半是夹生吃了,用“山药夹钢,越吃越香”打圆场。也可以在火盖上“炕”(慢火烤)西瓜籽,那时候不时兴无籽瓜,西瓜籽足有指甲盖大。西瓜籽是平时吃西瓜攒下的,也有从“婆”瓜里捞出来的。“婆”瓜就是西瓜过度成熟,瓜瓤变成了水。大太阳底下晒几天,瓜皮一塌,皮破水流,瓜籽却黑而饱满,炕熟了磕磕,大瓜籽仁儿能嚼出很浓郁的香。男娃们也烧蚂蚱、烧麻雀,太血腥太残忍,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股难闻的燎毛味,我们女孩子是断然不吃的。瓜房的柴灶和瓜房一样,虽然五脏俱全,但粗糙简陋,柴烟从不甚严实的灶口、火盖缝隙扑出来,熏蚊子的艾草绳点起来,日久天长,柴烟艾烟混合出一股厚重的烟火气——只有瓜房才有的烟火气。

虽然书包里装着书本作业,虽然大人每天都提醒做两页,虽然每次出门都答应得痛快干脆,但野地里的花啊草啊蝴蝶儿呀雀儿燕子呀实在太招逗人了,比花草鸟雀更招逗人的还有一起看瓜的那些年龄不相上下的猴娃娃呀。所以一出地,书包往树杈上一挂,或者往瓜房炕上一扔,两棵树之间架一条皮筋儿,跳得眉头汗涔,那双六一儿童节才买的塑料凉鞋实在不结实,没几天就跳断好几股。我把铲子烧红,在断口处一烫一按,粘是粘住了,但接口处的茬子咯得肉疼,心一横,使劲一跳直接报废了。我妈骂我费缠绳驴,我心说,驴哪有我贵!

至于暑假作业,一天推一天,反正假期那么长不着急,假期作业的厚度和假期的长度相比,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三三两下干掉它不费吹灰之力。

甜瓜罢园了,香瓜罢园了,西瓜的大肚子隆起来从灰色的瓜叶间现形了,猛然有一天觉得后半晌的瓜地有点凉了,掐指一算这长杠杠的假期所剩不多了!心里那个悲凉失落啊,那个后悔后怕惶恐焦虑啊,排山倒海一齐涌了过来。

铺排开作业没写几页,坐不住了,隔着瓜房窗子瞭外头,天那么高那么蓝,云那么白那么松软,空气里弥漫着水稗草湿漉漉的味道,日头在狗尾巴一样的毛莠莠尖上晃啊晃,叫蚂蚱躲在阔大的玉米林里喳喳喳喳地叫,麻雀一群一伙飞起又落下,这风和日暖的好天气啊,实在不适合四则混合运算。

吃瓜吃腻了,瓜子不想磕了,坐在瓜房前高高的地埂上实在想不起来该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怅然若失地发呆。乖不了三分钟,就钻进了足以埋没一个大人的庄禾地里,捉迷藏或者折一根玉米杆,砸吧点带着草腥气的甜味,跳进糜黍地里抽一把毒霉(黑穗病病变产生的东西),剥食毒霉里边那一节白白嫩嫩的部分,不甜不酸寡而无味,但有点白咬嚼头,哄一哄吃馋了的牙齿和嘴巴而已。

●回到瓜房一看,隔壁瓜地小林家的馋嘴山羊也在换口味——放着遍地鲜嫩的水稗草不吃,挣断了缰绳,钻进瓜房里咬文嚼字,把我新崭崭一本暑假作业撕咬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

于是,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山羊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

好在,那时候的老师也马虎,好在我还顶着一个好学生的名头,老师并未深究山羊咬文嚼字事件中我的责任和过错。

新的学期开始了,身在教室,捧着崭新的课本,神游瓜地,抬头看见老师酒瓶瓶一般般的镜片后那双足以洞穿一切鬼把戏的眼睛,眼睛里凝聚的严肃瞬间把我的野性和漫不经心震慑恢复了,为了向老师表忠心,我闭着眼睛扯着嗓子背书,我的大嗓门以绝对压倒的气势在教室里惊天动地地回荡……

然而,瓜地畔那间茅庵庵房啊,可真是叫人梦绕魂牵!

也比喻一个人苦闷烦恼时嘴巴的形象:你可不敢撩逗她,她一恼了就成了~。

【扁生生】身材顺溜好看:那后生~的,哪个姑娘看不对?也说扁映映、板齿齿、板生生。

【便宜】(宜,去声)①准备好了:你们赶紧洗手哇,饭都~啦。②方便:你啥时来都~,我已经和管事的说好啦。

【变鬼】捣鬼:咱先说好,你不能~。【变眉煞眼】(煞,入声)面部表情发生变化,常指恼怒状:输不起你就不要耍,~的可不像个君子啊。也说变眉煞脸。【比长论短】态度不好: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动不动就~,让人看见笑话哩。【变卦】改变主意:你不可能~,我夜来就和女方说好啦。

biao

【标眉正眼】五官周正:我外甥女~的,脾气又好,工作也体面,你莫非还看不对?

【膘】①本义是动物的表皮肥肉,形容一个人傲慢:那后生自从他大大开了煤矿后,就~得不睁眼啦。②一种用兽皮熬制的木工胶。

【膘不唧唧】形容有钱或有势后的张狂、傲慢样子:唉,那女女自恃有几个臭钱,~得连她妈妈都认不得哩。

【膘小子】本义是放膘的小伙子,含贬义。也比喻某人充大方、摆阔气:你女婿就像个~,买啥好酒呢,他有几个钱妈还不知道?

【裱糊匠】过去的一种手艺人,一般以给人裱仰坐、粉刷家为生。

【裱墙】墙体的外层把砖立起来砌,里面是土坯:他家的正房可不如人家李家大院的结实,都是~。也叫砌砖墙。

【表亲】与祖父、父亲的姐妹的子女的亲戚关系,与祖母、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的亲戚关系。也叫姑舅关系,人称“里表”,与其对应的是“外表”,即是与祖母或母亲姐妹的子女的亲戚关系。

【耍】(音抱)不要的合音,意为不要、不能、不。朔州方言使用频率极高:你~拿走,印还有用嘛。小王红着脸低声对她说道:“我想亲你一口哩。”她推开手慌忙说:“~,~,印怕人看见哩。”

【擻】①捆绑,捆紧:路还挺远哩,可得~牢哩。②合作,团结:那弟兄俩要是~在一起,可就不得了啦。

bie

【鳖子】(鳖,入声)骂人的话。【憋】(入声)①肚胀:我这几天肚~得啥也不想吃。②堵塞:鱼缸里的水管不知咋就~住了,死活不流水。

【憋尿】(屙,音读,入声)大便不通畅,比喻说话不自然、不顺畅、有卡架:你是~啥哩,领导又吃不咋你。○也说憋尿拉稀。 (未完待续)

时过中秋,塞北洪涛山脉上的一座小煤矿,在秋风的吹拂下,显得格外萧索。守矿大爷和老伴一年四季守着矿区东侧那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卖铺,日子平淡而宁静。

大爷时常坐在小卖铺门口,望着远方,眼神中满是岁月的沧桑。大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和女儿都已各自成家,孙子外孙一大堆,每到节日,孩子们也会前来探望,带来短暂的热闹与温馨。

然而,在这个中秋,一种别样的情愫在空气中弥漫。大爷每次吃月饼时,总是只咬半块,然后小心翼翼地剩下半块包好,放在一旁。老伴看着他的举动,眼中闪过一丝忧伤,但却从未多问。

中秋之夜,明月高悬。一家人围坐在土炕上,欢声笑语中却隐隐透着一丝惆怅。孩子们好奇地看着大爷那半块月饼,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大爷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月亮,仿佛在回忆着遥远的往事。

随着夜渐深,大爷和老伴坐在小卖铺前,月光洒在他们身上,如同岁月的轻纱。大爷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孩子们,你们一直都好奇爷爷(姥爷)为什么每次只吃半块月饼,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一个藏在心底多年的故事。”

时光仿佛倒流回三十年前,那个同样临近中秋的日子,为了养家糊口,大爷带着刚满二十岁的二儿子下了小煤矿挖煤。那时候的二儿子,年轻而充满朝气,眼神中闪烁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在昏暗的井下,挥洒着汗水,命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然而,命运却在那个时刻露出了残酷的一面,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打破了所有的宁静,一天,父子俩像往常一样把煤,顶板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垮落,把二儿子的身躯重重地埋在了下边,大爷在黑暗中疯狂地呼救却得不到回音,看着儿子慢慢冰冷的身体,那一刻,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从那以后,每一个日子都像是一场漫长的折磨,大爷的心中,始终无法释怀对二儿子的思念和亏欠。他会在夜晚辗转反侧,回忆着二儿子的笑容、话语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他会在无人的时候,悄悄拿出二儿子的照片,默默地流泪。

每到中秋,这份思念就愈发强烈。

吟中秋

●雷建军

饺子鲜花迎客聚,西瓜美酒醉人甜。崇福广场丰收展,戏剧登台观众欢。

中秋节感怀

●全福寿

瓜果盈盘齐荟萃,亲人满座庆团圆。千家畅叙丰年景,明月一轮照世间。

词六首

●邵连城

江城子·桑干清河

桑河西出管岑山,越雄关,下平川。跳跃奔腾,流过五千年。历晋齐京东到海,浮舟楫,溉田园。几时流水半枯干?盼清源,待清甜。喜见年来,除障未曾闲。看母亲河重打粉,风梳柳,水行船。

声声慢·辛丑秋月有怀

星移斗转,荏苒光阴,匆匆春秋代序。白露清霜,驱散一天残暑。朝来纤云数点,到黄昏、小窗疏雨。伫看久,念凉风天末,故人何所?记得前年秋月,君邀我、曾于酒家欢叙。谈笑怡然,还是旧时风度。芳尊满斟祝福,更相约、来年鸡黍。未曾料,此一别、竟成终古。

东风第一枝·仲春游乐园

云淡风清,融和天气,春分三候时节。试看杳杳群山,犹见斑斑残雪。湖冰始化,映岸柳、柔条新叶。尽道是、乍暖还寒,却有早莺声切。



赵德邦 刻

胡进作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

(上接8月31日本版)

【背兴啥哩】让人扫兴和不快:你~,说咋今天还钱,咋又没啦?你到底啥心事?

【背啥兴哩】让人既痛恨又同情:~,你咋就叫个娃娃给骗啦?唉,那可是你一个月的辛苦钱呀。

【背兴污烂】东西又污秽又破烂,形容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倒霉到了极点:这下可闹杠啦,~的把个工作也置没了,你歇心了吧?看你还有个啥做声上哩?

【背阴处】阳光照射不到的比较宽敞的地方,也说背阴地、背阴底下等:数伏天的中午,鸟笼最好挂在~,要知道鸟儿也会中暑的。

【背阴昏晃】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你在~养月季,想开个花儿,梦梦去哇。

【镗】(音币)把鞍轡套在马上:你先等一下,我给~马去。

【被】堆积:夜来刮大风,满满儿~了一家黄土。

【被】(音币)①介词:我~老师训了半天。②助词:~排挤。

【辈分】家族、亲友之间的世系先后:要是论~,你得叫人家爷爷哩。

【辈数】辈分:印家眼下数人家~高哩,我还得叫人家四叔哩。

【鏊】(音币)刀具刃部在帆布、牛皮、油石上摩擦,使其锋利:你先歇一歇,我把剃刀给好好~一下。

ben

【奔子】一口气跑到底:妈,我有洋车喇,一~就回来啦。

【奔颊】(奔,阴平;颊,音楼)前额向外突出的部位:我的同桌是个大~,可有人缘哩。也说奔头。

【鏊】①鏊子,过去木匠和车匠的主要工具之一。②刀刃出现缺口:你爷爷的有刃斧可不敢乱耍,小心~了刀子哩。

【本心】①本来的心意:我~是为你好,你却不领情。②良心:问~哇,你丢了手机咋能乱咬人哩。

【本家儿】同宗族的人:我和小李是~,还不远,没出五服哩。也说本家。

【本地地面】本地,本乡:你不在~工作,哪能知道我的难处。

【盆】(音笨)灰尘、沙粒进入眼睛里:一出城门就把眼睛给~啦,今儿可没运气死啦。

【拚】(音本,上声)用力拉扯:使用墨斗得把线~直才行哩。

【笨】不锋利:你这刀子太笨啦,还咋做个买卖哩?

【笨手扬脚】(扬,音恙,去声。脚,音结,入声)比喻手脚笨拙:看你~的,我来吧。

【笨鸟儿先飞】(鸟儿,需连读)比喻能力有欠缺的人做事先行动,常做谦辞用:我没法和比你,得~哩。

【笨嘴秃舌】(秃,入声)比喻不善于言辞:别看小陈~的,心里可机明哩。也说笨嘴笨舌。

【笨致】①器皿做得粗糙但结实:我家的水瓮是峙峪村烧出来的瓷器,虽说~一点,可结实哩,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②形容身体粗壮,一般多指女子:隔壁王女虽说有些~,对人可热心哩。

beng

【崩】①裂开:好好的仙人掌,不知咋就~开一道口。②(枪)毙:严打时,印村一个流氓被~啦。

【镗镗】硬币。也叫镗子、钢镗、钢镗儿。

【绷】①缝:你明儿就出门呀,妈给你在大襟底下~上个倒插子,你好装枪。②蒙上(布):每个饭桌都~了一张塑料布。③端架子:你看那个货,当了个队长就不一样了,成天~着个脸,不知给谁看哩。

【甬】(音崩,阳平)不用的合音词,不要、不能、不必之意:你~说了,我知道啦。【埽】尘土或絮状物弥漫、飞扬:今儿这叫啥天气哩,两只眼睛都~啦,啥也闹不成哩。【迸】①皮肤因受冻而开裂:我小时候,冬天寒冷,家里又穷,没有袜子穿,脚后跟~开的裂子有筷头深。②大地因干旱或受冻而开裂:今儿这天气可妨主哩,柏油路都~开了一人深的口子。

bi

【比斗】耳光:你再喊一遍,我一个~就盖没(音美)你啦。也写作比兜。

【比腮耳刮】(耳,去声)耳光的频率快:小王长了一张臭嘴,叫人家卖羊肉的~打了一顿,满脸是血。也说比斗耳光。

【比低】讽刺,挖苦,小看:小六就好~个人,跟上这张臭嘴没少得罪人。也

作鄙低。

【比比样】可参照的人或物:有你这个~,印还怕学不好?

【比长论短】评论他人的短处:三妈就好~,遭人白眼。

【逼油】(逼,入声。下同)①用猪、羊等动物的脂肪肉来炼油:~得火大些哩。②比喻太阳炽热:赶紧来葡萄树下歇歇哇,今儿这日头可~哩。

【逼眼】能把老鼠也逼走。比喻惹人讨厌、惹人嫌弃:那娃娃可~哩,到了谁家家里也不拿心。

【逼命】比喻催人太甚:印三天就能还了你,你~的样子可不好看啊!

【焯】(入声)①用火或高温烘干:把湿衣裳放在火炉旁,一会儿就~干啦。②用微火烘干:家里太潮湿了,点个手电炉子~一~哇。

【避冬】(安全)过冬:旧社会小王家穷,没有炭烧,冬天一到,就打发娃娃去姥爷家~去了。

【避雨】躲开下雨:不能在树底下~,小心雷电哩。

【避避雨】躲开下雨:下大了,你~再走哇,小心感冒哩。

【壁虱】(壁,入声)臭虫。

bian

【边边】最靠边的地方:你干脆往~站,站在这里也进不去。也说边边儿。

【边头堰畔】地边缘:老李真勤谨哩,~也种得满乎乎哩。也说边头堰脑。

【边墙】特指长城:你到印村哩~去看看,比八达岭还有味道哩。

【编】①编制:旧社会,我爷爷就靠~箩头、筐筐度日哩。②捏造、瞎说:他的话你也敢信,全是~哩。

【编排】审讯、拷问。明朝有个锦衣卫,那可会~人哩。

【眨】把物件插到腰间:我大爷爷的腰里常年~着一杆焊烟杆。○也写作别。

【眨捏】(捏,入声)贬损:我叫人家王五~得连个人也不像啦。

【鞭连】有欺负、审讯、拷问之意:我娃娃咋啦,你凭啥~他哩?/我叫人家~了一黑夜,哪能不说哩!

【扁不歪菜】不周正:那只大黑狗长得~的,难看死啦。也说板不赖菜。

【扁片子】指代生了女孩子:隔壁夜来又生了个~。

【扁嘴老耗子】形容一个人的嘴扁。